

項氏家說

項氏家說
十卷

湖北先正遺書
子部

河陽盧氏慎

始基翁據聚

珍本影印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
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覲有裨世道人
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
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
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
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
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鐫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鷓冠體

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鷓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

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

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歲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爲惜之刊木此慙予旣復羨黎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項氏家說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說經篇一

卷二

說經篇二

卷三

說經篇三

卷四

說經篇四

卷五

說經篇五

卷六

說經篇六

卷七

說經篇七

卷八

說事篇一

卷九

說事篇二

卷十

說政篇

說學篇

附錄卷一

孝經說

附錄卷二

中庸臆說

臣等謹案項氏家說十卷附錄二卷宋項安世撰

安世有周易玩辭已著錄此其讀經史時條記所得積以成編者也案嘉定辛未樂章撰周易玩辭後序曰項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卻掃足迹不涉戶限耽思經史專意著述迨兵端旣開邊事告急被命而起獨當一面外禦憑陵內固根本成就卓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其當慶元中得罪時謫居江陵杜門潛心起居不出一室送迎賓友未嘗踰闕諸書皆有論說然則是書乃其斥居江陵時作矣安世學有體用通達治道而說經不尚

虛言其訂覈同異攷究是非往往洞見本原迥出
同時諸家之上是書見于宋史藝文志者十卷附
錄四卷又別出孝經說一卷中庸說一卷書錄解
題亦同自明以來其本久佚今惟散見永樂大典
各韻內核其所載多兼及說經說事說政說學等
篇名而逐條又各有標題其原書體例約略可見
篇帙亦尚多完善謹依類排纂經則按各經文先
後次之凡七卷其卷八卷九卷十則先以說事篇
次說政篇次說學篇雖原目無存未必悉符其舊

然陳振孫說是書有云九經皆有論著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政學則序次大致當亦不甚懸殊振孫又云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丘乘圖則各爲一書重見諸類似附錄之四卷本分爲四種別行而復取以附于家說之後今檢永樂大典但有孝經說中庸臆說二書而詩篇次丘乘圖未經收入疑當時卽已散佚無可攷補謹據其所存者仍合爲附錄二卷次之于末以略還原書之舊焉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原纂修官庶吉士臣戴震

項氏家說卷一

宋 項 安 世 撰

說經篇一

三正說

朝議大夫姚大老名小彭作周易外傳辨三代及秦漢
置正皆不改夏時其說博而有理今錄之其大義曰漢
儒好信奇怪而不揆事理左氏公羊高猶以周正解春
秋孔安國以周正解書鄭康成以周正解毛詩周官劉
歆以三正作三統歷此皆名儒雅望猶爲妄謬況其凡

乎相與追步星辰遷就其說所謂黃帝調歷顓帝夏商
周魯六歷皆偽書也史官推攷皆不堪用朮朔虧食不
與天合蓋皆其學術之僞妄而況諸儒之所記錄詎得
其真乎今自易臨卦之八月書太甲之十二月泰誓武
成之一月召誥洛誥之烝歲豳詩之七月小雅之十月
之交周官之正月春秋之首月皆以夏時夏月訂之無
不合者又以汲冢紀年之歲首皆用建寅三統歷之冬
至皆在十一月秦呂不韋之月令一用夏時史漢之稱
月一用夏時合而證之無可疑者秦漢實繼三代其置

正皆不改月明白如此漢諸儒身當本朝而不知尊信
相與倡爲僞妄豈不戾乎其條目證驗如下
易臨卦八月有凶于消息卦觀四陰爲八月于辰在酉
臨與觀反對之卦今之息後之消也故八月有凶卽夏
之八月也何氏主周正從建子至建未爲八月以遯爲
凶孔氏主商正從建丑至建申爲八月以否爲凶皆非
書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踰年改
元歲首出見祖廟也明商雖建丑仍稱十二月也孔安
國不得其說遂以十二月祠祖之文推排湯崩在十一

月以爲商家猶質踰月改元舜禹禪位猶須正月上日
月正元日乃受終于祖宗况繼崩乎元祀既十二月爲
歲首則三祀之十二月朔以冕服歸亳亦歲首耳

書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序曰春大會于孟津孔安
國注云此周之孟春今按泰誓武成之稱一月皆建寅
之正月故曰春如是商之十二月周之正月卽建子之
月孔子何爲稱春乎不云正而云一或云改正在甲子
後史追書之爲一月理或然也然汲冢書柔武小武二
篇乃武王元祀二祀未改正之時亦云一月則知一月

卽正月非必追書也或者商人置歲不在寅故寅月避正之名止稱一月乎

左氏國語武王伐紂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韋昭注及唐大衍歷議皆據之以推武王

以夏正十月商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起師日在箕十

度則析木之津也月在房四度則天駟也又三日得夏

正十一月商十二月周正月庚寅朔

韋昭以爲辛卯日

月會南

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一月壬辰夕辰星在南斗二十

一度明日癸巳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歷牛女戊午

渡孟津而辰星伏于天竈今按麟德歷周師始起歲在
降婁月宿天根日躔心而合辰在尾水星伏于星紀不
及天竈也又左氏于春秋內傳皆用周正則于外傳安
肯從夏時哉其排比日辰自應有所諧合韋昭解注只
得從之大衍循之而稽其偽歷云爾然吾所知者孔子
之本序也若得三代真歷求之未必非春之星次也史
記言十二次正月寅南至于箕二月卯南至于心于房
三月辰南至于氐于房古歷南斗命度尾箕斗爲析木
是亦得天駟析木也何必于丑哉

安世按武王一月二
十八日戊午渡孟津

二十九日己未誓師二月三日癸亥陳于商郊四日甲子陳于牧野四月三日辛卯還于豐十九日未祀廟二十一日庚戌柴望或周或夏自無所疑諸儒何必須以周正亂之

書召誥二月二十三日乙未王至豐三月五日戊申召公至洛十二日乙卯周公至洛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

祭歲命周公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孔安國云王以十二月戊辰晦到

孔穎達云周之十二月建亥

明日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

穎達云周之歲首故言祭耳

今按戊

辰乃十一月非建亥之晦也烝祭在冬周歲在子故用

歲首烝祭其下十二月卽建丑之月也故曰七年不云

項氏家語 卷一
四谷際岐棧
七歲明以丑爲十二月四時終而後成年也

詩豳七月皆用夏正其于周正但稱一之日爾二三四皆以次序爲文未嘗改月也小雅十月之交卽十一月朔歲首日食是以醜之必以爲夏之八月何至若是醜哉

周官正月之吉鄭氏以爲周正又有正歲鄭氏以爲夏正今按地官正月之吉始和頒教法于鄉吏鄉大夫州長皆正月讀之而黨正獨云四時之孟月吉日則正月非建子矣無乃夏正仍謂正月周正乃爲正歲如書之

烝祭歲乎大都中氣謂之歲而日月十二會謂之年周
正子而又仲月宜有歲稱乎周官祭祀田獵朝會所書
一皆合于夏時是知四時仍用夏正也

春秋王正月左氏公羊學以爲周正今按春秋以月繫
時四時十二次不可易也若是周正則春乃是冬十二
次皆當改稱則聖人親筆之書曾春冬之不知乎王乃
時王而月用夏時明夏時三王所同用未嘗改稱也但
所用之正不同耳襄三十年晉絳人云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杜預云正月謂夏正月然則傳所謂周正又足

子朔旦冬至則十一月非建亥也禮記載秦呂不韋所

作月令四時孟仲季皆夏正也

安世按此諸說皆是獨攻左氏公羊春秋為非

蓋春秋自是孔子之書即非周王所用與今諸說自不相害也乃若左氏國語遂以為周王果已用此則春秋本意左氏殆未知之是則不可不辨也

上六振恒凶

說文云孟氏易振作檣云柱砥也此陸氏釋文所不載也

大衍之數五十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揲卦之法曰第一揲不

五則九第二第三不四則八其實三揲皆四與八但第一揲用四十九多此一奇故四爲五而八爲九爾自第二揲以往無復奇數自然爲四與八也凡揲左手得一得二得三皆爲四也惟得四則爲八觀左之所得而右手可知矣然不合兩手之餘不足以成七八九六之數也餘四七者爲少陽餘四八者爲少陰餘四九者爲老陽餘四六者爲老陰是故左手之一二三四生數也合右手而見七八九六成數也生成數皆用其四不用五者四立則五在其中也四不立則五不見故亦止于四

營而成六卽一合五也八卽三合五也九卽四合五也
亦止一二三四而已小數止于四大數止于九五與十
皆伏而不見是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然而
十與五常藏于七八九六之中九六合而爲十五七八
合而亦爲十五七八九六當一月之日數也

九六七八

奇爲參耦爲兩乾三奇三三爲九故老陽之數九坤三
耦三兩爲六故老陰之數六震坎艮一奇二耦三與四
爲七故少陽之數七巽離兌二奇一耦六與二爲八故

少陰之數八九與六爲十五當一氣之日七與八爲十五亦當一氣之日老陽之策三十六老陰之策二十四合爲六十當以甲子之日少陽之策二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亦合爲六十當以甲子之日乾坤六爻之策共當三百六十少陰少陽六爻之策亦共當三百六十乾坤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少陰少陽二篇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象閏

今之言揲著者謂初一揲掛第二第三揲不掛于象閏

之說皆不可通若以拗象閏則每揲必有拗三拗凡三
閏不得爲再閏也若以掛象閏則每揲三拗而後一掛
止爲三歲一閏不得爲五歲再閏也朱先生曰初拗爲
左手之拗再拗爲右手之拗故止有再拗無三拗也後
掛謂次揲亦掛也聖人止言一揲之法明一掛十八揲
皆然無掛與不掛之分也

揲著

揲著者左得一則右得三左二則右二左三則右一左
四則右四其初得之著皆一二三四也算其餘策則爲

六七八九而五具焉此自然之四十五數也而言河圖之九宮者用之

策數

爻成于策故求策者皆以成數除之六七八九十是也四六四七四八四九其中皆有十焉成物者屬地故策之成也皆得地數二四六八十是也三十二二十四三十六二十八其中亦皆有十焉乘數者必以四則四營成易之道也主數者必以三與二則參天兩地之數也十必寓焉則土王四季之象也此皆自然之理不可誣

也

以字法推五數

古之制字者一二三四皆依數布畫至五則爲×象四氣交于中不以數畫也數至此備矣自此以往皆演之而已六八陰也則如×而分之六從入從八向于分也八全分矣七九陽也則如×而伸之七始橫伸九則直伸之矣十者數之終五之成也故如×而四伸之以定四方中央之位焉所以明七八九六皆合五而成也

以算法推五數

布算者下一籌爲一下二籌爲二下三籌爲三下四籌爲四皆有籌焉獨五籌則不下至五則起而爲一以寓于數之上自此以往皆就五加之加一爲六加二爲七加三爲八加四爲九獨十則不加至十則變而爲一而數泯矣故一二三四以數立七八九六以五成而十與五皆無數焉小數極于四大數極于九然而每數必用五籌而後成算此皆自然之理是故一二三四正而天地之數備矣

參天兩地

參以三數之兩以二數之天之數常該三地之數常守
二此聖人發明數學之要也乾之九爲三者三坤之六
爲三者二合爲三五以當一月盈闕之數乾爻三十六
策爲三歲之餘日坤爻二十四策爲二歲之餘日合爲
五歲之餘以當再閏之數乾卦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爲
七十二者三坤卦之策百四十四爲七十二者二合而
爲七十二者五以當一歲之日五日一候之數也天下
之數一必有兩舉一則兩從之一與兩爲三故天之數
常該三自二以往爲兩而已故地之數止于兩乾則包

坤坤則不能包乾也

初中末

陰陽在初者爲長在中者爲中在末者爲少初爲氣末爲形中爲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陽中生水陽之陽爲雷陽之陰爲石陰中生火陰之陽爲風陰之陰爲鹵水陰精也而爲陽中火陽精也而爲陰中

陽主動作而成堅實陰主悠揚而成浸潤陽陷乎陰動而有成陰麗乎陽入而致說

男之初也陽精在下中交于陰末則陽上盛而男道絕矣女之初也陰血在下中交于陽末則陰上行而女道絕矣

精稟于父爲腎坎水所以爲男血受于母爲心離火所以爲女

丹砂石火槐檀柞燠取火之物皆生于地雨雪露霜雲霧霰雹成水之物皆降于天

健順動入止說

健則能動矣順則能入矣健順其體也動入其用也

健復爲順之體動復爲入之用

動而得志則止入而得志則說

一陽在上二陰在下安得而不止一陽在下二陰在上
安得而不動

上下經卦象

臨觀剝復震艮之象也大過頤小過中孚坎離之象也
遯大壯姤夬巽兌之象也既濟未濟否泰之象也復者
喜其還也夬者決之也臨泰大壯皆美辭也還者不期
其至也剝者傷之也遯否觀皆懼辭也

上經男女之交隨蠱噬嗑賁四卦而已下經男女之交

咸恒損益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濟未濟凡十二卦

上經皆乾坤坎離之卦乾十坤十坎六離四其否者隨蠱頤大過

四卦下經皆風雷山濟之卦震七艮七兌十巽十其否者晉明夷

既濟未濟四卦

八卦本字

按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

坎卦三卽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

必皆以三畫為字今《尙為坤出尚為水餘可知矣

乾坤卦氣

乾坤二卦每卦主半年每爻主一月乾之初九起于子
九二主丑九三主寅九四主卯九五主辰上九主巳是
乾之六爻分主六陽月也坤之初六起于午六二主未
六三主申六四主酉六五主戌上六主亥是坤之六爻
分主六陰月也又按律呂相生法乾爻主奇月初九自
子左行至戌爲上九坤爻主耦月初六自未右行至酉
爲上六亦以兩卦十二爻分主十二月也

四正卦氣

四正卦不當六日七分之直每卦主一季每爻主一氣
二十四爻分主二十四氣也震之六爻主春分清明穀
雨立夏小滿芒種六氣離之六爻主夏至小暑大暑立
秋處暑白露六氣兌之六爻主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
雪大雪六氣坎之六爻主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
蟄六氣太玄以勤當坎以應當離以疑當震以沈當兌
亦不在直日之數

十二卦氣

消息十二卦每卦主一月每爻主一候每一卦當乾坤

二卦之一爻每三卦當四正卦之一卦復卦主鶡鳴不
鳴至水泉動六候臨卦主鴈北鄉至水澤腹堅六候泰
卦主東風解凍至草木萌動六候大壯主桃始華至始
電六候夬主桐始華至戴勝降于桑六候乾主螻蝻鳴
至小暑至六候姤主蟤生至半夏生六候否主涼風
至至未乃登六候觀主鴻鴈來至水始涸六候剝主鴻
鴈來賓至蟄蟲咸俯六候坤主水始冰至閉塞成冬六
候

六十卦氣

除四正外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五卦共主一月每
五卦當前十二卦之一卦故每月各以前十二卦為辟
卦也未濟蹇頤中孚復五卦主大雪冬至二氣屯謙睽
升臨五卦主小寒大寒二氣小過蒙益漸泰五卦主立
春雨水二氣震隨晉解大壯五卦主驚蟄春分二氣豫
訟蠱革夬五卦主清明穀雨二氣旅師比小畜乾五卦
主立夏小滿二氣大有家人井咸姤五卦主芒種夏至
二氣鼎豐渙履遯五卦主小暑大暑二氣恒節同人損
否五卦主立秋處暑二氣巽萃大畜賁觀五卦主白露

秋分二氣歸妹无妄明夷困剝五卦主寒露霜降二氣
艮既濟噬嗑大過坤五卦主立冬小雪二氣五卦之序
一爲侯二爲大夫三爲卿四爲公五爲辟侯分內外以
朔氣前三日爲內朔氣後三日爲外五卦之序其義未
聞

焦氏卦法

乾坤至既未濟竝依易書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
子坤直乙丑至既濟直壬戌未濟直癸亥乃盡六十日
而四正卦別直二分二至之日坎直冬至離直夏至震

直春分兌直秋分不在六十卦輪直之數此卽上文六十卦氣之法但彼主六日七分此但主一日彼用太玄之序此用周易之序爾

京氏卦法

一世卦陰主五月一陰在午也陽主十一月一陽在子也

二世卦陰主六月二陰在未也陽主十二月二陽在丑也

三世卦陰主七月三陰在申也陽主正月三陽在寅也

四世卦陰主八月四陰在酉也陽主二月四陽在卯也
五世卦陰主九月五陰在戌也陽主三月五陽在辰也
八純卦皆以第六爻爲世陰主十月六陰在亥也陽主
四月六陽在巳也

遊魂卦以第四爻爲世其所主與四世同

歸魂卦以第三爻爲世其所主與三世同

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及八純爲天
易遊魂歸魂爲鬼易右京氏卦氣主月義與十二卦同
而所用之卦則異以其所主在爻而不在卦也

卦氣序卦之異

安世嘗攷卦氣之序與易之序卦不同儒者多以爲疑
今按卦氣太玄之法也以太玄諸首之辭次第推見始
終其氣候蓋甚相貫猶今周易以序卦推之委曲相承
或順或反亦可得而通也晁公武氏曰二者皆有爻數
可攷上篇反覆十八卦陽爻五十三陰爻五十六下篇
亦十八卦陽爻五十六陰爻五十二此周易序卦以二
百一十六均在兩篇也亥子之月自艮至復十卦陽爻
二十四陰爻三十六巳午之月自旅至姤十卦反之丑

寅之月自屯至泰十卦陽爻二十四陰爻三十六未申
之月自鼎至否十卦反之卯辰之月自需至夬十卦陽
爻三十二陰爻二十八酉戌之月自巽至剝十卦反之
此太立卦氣之序以六十數切在兩月也故自冬至迄
夏至自復迄咸凡三十卦陽爻八十八陰爻九十二自
夏至迄冬至自姤迄中孚凡三十卦陰爻八十八陽爻
九十二共三百六十日其陰陽多寡之數皆適相等今
按以義通之既具前文以數通之又如晁說則儒者之
于卦氣又何以多疑爲哉

項氏家說卷一

項氏家說

卷一

三

項氏家說卷二

宋 項 安 世 撰

說經篇二

李挺之反對法以乾坤變六十四卦

李挺之反對法其實卽生卦法也故世之言卦變者皆自挺之出其法以乾父坤母爲二卦不反對又以乾坤三爻生六卦亦不反對頤變大過一也小過交中孚二也坎交離三也又以乾交一陰生六卦反對姤反夬同人反大有履反小畜凡六也坤交一陽生六卦反對復

反剝師反比謙反豫凡六也又以乾交二陰生十二卦
反對遯反大壯訟反需无妄反大畜睽反家人兌反巽
革反鼎凡十二也坤交二陽生十二卦反對臨反觀明
夷反晉升反萃蹇反解艮反震蒙反屯凡十二也又以
乾交三陰生十二卦否反泰恒反咸豐反旅歸妹反漸
節反渙既濟反未濟凡十二也又坤交三陽生十二卦
泰反否損反益賁反噬嗑蠱反隨井反困未濟反既濟
凡十二也三陰三陽數內否泰既濟未濟四卦相重止

各十卦爾

右六十四卦雖皆自乾坤來而乾坤之交不出于三故
推卦變者因乾坤初爻爲復始而以爲一陰一陽者皆
自復姤來再交爲臨遯而以爲二陰二陽者皆自臨遯
來三交爲否泰而以爲三陰三陽者皆自否泰來蓋乾
坤之變自此六卦始則繼此而變者當推此六卦而爲
所從來之地理或然也

反對說

觀聖人列卦反對者自爲偶不反對者亦自爲偶而又
置頤大過于上篇之末置中孚小過于下篇之末正反

之際灼然有意非偶然也凡不相反對者其實亦相反對乾坤坎離以全體相反頤中孚象離大過小過象坎四卦亦全體相反是亦反對也此外又有以卦體相反者如屯坎上震下與解震上坎下之類是二體相反也有以卦義相反者如大過二陰包四陽小過四陰包二陽之類是二義相反也凡此皆可以參攷卦爻之義又乾坤坎離本非相反對之卦而其所生之卦無不相反對者震巽艮兌皆相反對之卦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卦乃不相反對是亦易道變通之理也

十有八變說

以卦言之卦之正而不反者八反對者二十有八聖人分十二反與六正爲十八卦以爲上篇分十六反與二正亦爲十八卦以爲下篇故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而俱爲十八也以爻言之乾之六奇坤之六耦共爲十有八畫以震坎艮三男之畫合乾之三畫亦爲十八以巽離兌三女之畫合坤之三畫亦爲十有八以數言之二三五爲九以兩乘之爲十八二四爲六以參乘之亦爲十八

朱震易圖以六卦變六十四卦

朱子發六卦之變卽李挺之乾坤之變予既言之于前矣然其所以變之法不可不知也復姤一陰一陽皆在

初爻變爲二師同人爲三謙履爲四豫畜爲五比大有爲六剝夬

各成五卦凡一陰一陽者十卦皆自復姤變臨遯二陰

二陽皆在初二兩爻第一變爲初三明夷訟爲初四震巽爲

初五頤大過各成四卦再變爲二三升无妄爲二四解家人爲

二五坎離爲二上蒙革亦各成四卦三變爲三四小過中孚爲四

五萃大畜爲五六觀大壯各成三卦四變爲三五蹇睽爲四上

項氏家語 卷一 三 繆晉校

需晉各成二卦五變為三土艮各成一卦凡二陰二陽者

二十八卦皆自臨遯變三變恐當為三四為三五為三

當為五上否泰三陰三陽皆在下三爻第一變為初二四漸

妹為初二五旅節為初二上咸各成三卦再變為初三四

渙為初三五未濟為初三上困各成三卦三變為二三

益恒為二三五噬嗑為二三上隨各成三卦凡三陰三

陽十八卦皆自否泰變

右安世嘗推其說方三畫之時乾坤以三相交其變之形止于為六凡言重卦者出于六子及六畫之後以六

相交其變之例亦止于六故以復姤遯臨否泰六卦爲
例之主而凡言變卦者皆出焉亦猶三畫之有六子也

虞氏晁氏旁通卦法

虞翻易專用旁通說以解爻義其法皆取相反之卦陰
反陽陽反陰卽以反爲通如夬之一陰五陽卽與剝之
一陽五陰相通也本朝晁說之據先天圖以通六十四
卦今總而類之其說有三其一曰以對相通如乾之通
坤震之通巽艮之通兌其圖位相對其爻象相反此卽
虞氏旁通之法也至其異處則坎離相對而不相通謂

坎通離則坎死乎坤離通坎則離死乎乾此則虞氏之
 所不避也其二曰以近相通如自乾而通于兌離震巽
 坎艮自坤而通于艮坎與震離兌者順數也自乾而通
 于巽坎艮兌離震自坤而通于震離兌艮坎巽者逆數
 也乾坤順逆各通六卦并其子之在本卦前者皆通之
 此父母之道也若六卦自通則順逆各通一卦此兄弟
 之卦也凡此皆以先天圖言之也又曰乾上變而逆
 數通于履兌子也同人革離子也无妄隨噬嗑震子也
 升蠱井巽子也師蒙坎子也謙艮子也又下變而逆數
在兌前 在離前 在震前 在巽前 在坎前 在艮前

頁七
 卷二
 五

通于姤

巽子訟

漸蹇

艮子臨睽歸妹

兌子明夷豐

離子復

震坤之所通亦然凡此皆以先天方圖言之也方圖之

上變卽圓圖之所謂順方圖之下變卽圓圖之所謂逆

也其三曰以類相通謂之卽變卽通不限遠近不拘對

否如一陰一陽自復姤變則凡一陰一陽卦皆復姤之

所得通也二陰二陽自臨遯變則凡二陰二陽卦皆臨

遯之所得通也獨泰否三陰三陽自相爲通不取他卦

則又自用對通之法矣圖中餘卦亦倣此三說其以對

通者卽共與剝通之類是也其近通者謂本母七子無

相類者則近通旁母之一子如兌之子履通乎乾之子
小畜之類是也其以類通者謂本母內七子有相類者
則不限多少皆可相通如乾之夬通乎大有又通乎小
畜皆一陰之卦也而以近通者又有二法有以近而取
對卦者如兌之子履本對謙之一陽乃近取乾子小畜
所對之豫以爲相通之卦此又對通之變例也有以近
而取二體者以卦之上下二體各取旁卦之子與之相
通如夬之下體爲乾則自乾通兌之七子夬之上體爲
兌則自兌通離之七子此又旁通之變例也晁氏之說

繁雜難曉故類爲三說而令其易通

京房易法以八卦變六十四卦

以京氏易攷之今世所傳火珠林者卽其法也今占家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拆此卽兩少一多爲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爲單此卽兩多一少爲少陽爻也俱向者爲交交者拆之此卽三多爲老陰爻也俱背者爲重重者單之此卽三少爲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著一錢當一揲此自後人務爲徑捷以趨卜肆之便而其本意則尚可攷也其所異者則不以交與重爲占而自以卦世爲

占故其占止于六十四爻而不能盡三百八十四爻之變爾

納甲法

京氏易凡卦之六爻皆分主六甲今以卦推之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蓋父母之卦主十干之始終者也艮納丙兌納丁蓋少男少女故皆近初初則爲少也坎納戊離納己蓋中男中女故皆居中也震納庚巽納辛蓋長男長女故皆近終終則爲老也以爻推之乾初起甲子二甲寅三甲辰四壬午五壬申上壬戌則父起黃鍾天之

統也坤初起乙未二乙巳三乙卯四癸丑五癸亥上癸
酉則母起林鍾地之統也震初起庚子二庚寅三庚辰
四庚午五庚申上庚戌則長男從父也巽初起辛丑二
辛亥三辛酉四辛未五辛巳上辛卯則長女次長男也
坎初起戊寅二戊辰三戊午四戊申五戊戌上戊子則
中男次長女也離初起己卯二己丑三己亥四己酉五
己未上己巳則中女次中男也艮初起丙辰二丙午三
丙申四丙戌五丙子上丙寅則少男次中女也兌初起
丁巳二丁卯三丁丑四丁亥五丁酉上丁未則少女次

少男也此其爲序皆明白無可疑者大抵陽卦則納陽
干陽支陰卦則納陰干陰支陽六干皆進陰六干皆退
惟乾納二陽坤納二陰包括首尾則天地父母之道也
歟

世應例

京氏易法止用八卦爲本得本卦者皆以上爲世爻得
歸魂卦者皆以三爲世爻亦因下體復得本卦而三在
本卦爲上也其餘六卦皆以所變之爻爲世世之所對
者爲應凡其所謂變者非以九六變也皆自八純卦積

而上之知其爲某爻之所變爾今且以乾卦爲例乾之本卦上九爲世九三爲應乾之變卦初變爲姤謂之一世卦初六爲世九四爲應再變爲遯謂之二世卦六二爲世九五爲應三變爲否謂之三世卦六三爲世上九爲應四變爲觀謂之四世卦六四爲世初六爲應五變爲剝則謂之五世卦六五爲世六二爲應剝之四復變爲晉之遊魂卦九四爲世初六爲應晉之下卦三爻皆變爲大有坤復歸乾謂之歸魂卦九三爲世上九爲應右乾宮八卦世應法坤震巽坎離艮兌倣此

飛伏例

京氏易于世爻用飛伏法凡卦見者爲飛不見者爲伏其在八卦止以相反者爲伏乾見則坤伏震見則巽伏坎見則離伏艮見則兌伏及坤巽離兌之見也亦然皆以全卦相反也至八卦所變之世卦則不然自一世至五世因一本生純卦爲伏蓋五卦皆此一卦所變也至遊魂歸魂二卦則又近取所從變之卦爲伏不遠取本卦亦不以相反論也今以乾一卦爲例如乾一世姤姤下體巽其飛爲巽初辛丑其伏仍用乾初甲子

若用相反則當

震初庚子也二世遯遯下體艮其飛為艮二丙午其伏仍用

乾二甲寅若用相反則當兌二丁卯也三世否否下體坤其飛為坤

三乙卯其伏為乾三甲辰凡卦變至第三爻自然相反也四世觀觀上

體巽其飛為巽四辛未其伏仍用乾四壬午若相反則當震四庚

午五世剝剝上體艮其飛為艮五丙子其伏仍用乾五

壬申若相反則當兌五丁酉以上五世皆以本卦乾爻為伏者也自五世

復下為遊魂卦剝之四變為晉自艮變離故其飛為離

四己酉其伏為艮四丙戌若用相反則當坎四戊寅復下而為歸魂

晉下三爻變為大有自坤變乾故其飛為乾三甲辰其

伏爲坤三乙卯二魂卦皆近卽所從變之卦不用本生
純卦也

右乾宮八卦飛伏例坤震巽坎離艮兌倣此

術家七變法

京氏以六畫卦變爲七卦并本卦爲八今術家以三畫
卦變爲七卦并本卦爲八其法以上一爻變者爲生氣
上中二爻變者爲天醫三爻俱變爲絕體上下二爻變
中爻不變者爲遊魂下一爻變者爲五鬼下中二爻變
者爲禍德上下二爻不變中爻獨變者爲絕命三爻俱

不變者爲復歸如乾三畫卦則以兌爲生氣震爲天醫
坤爲絕體坎爲遊魂巽爲五鬼艮爲福德離爲絕命乾
爲復歸餘卦倣此推之今之術家多用此法以占行年
其推主卦則用河圖九宮法以年紀爲宮數一坎二坤
三震四巽六乾七兌八艮九離之法惟五宮無卦男五
宮則歸艮皆土數也

歐陽子易說

或曰歐陽子說易奈何曰其說以大衍爲筮占小事而
不之學夫謂大衍爲止于筮占是歐陽子又未知聖人

之筮占也彼既以今世巫史之術待筮占又以今世之筮占待大衍則其以爲不足學也又何難焉

鄭夬說以復姤生六十四卦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以次相生重一卦爲八卦爲六十四卦此重卦法也而先天圖用之其畫自一陰一陽始左畫自復之一陽逆數而至乾右畫自姤之一陰順數而至坤故鄭夬謂乾坤生八卦爲大父母復姤生六十四卦爲小父母其說蓋出于此按先天圖法第一畫左陽右陰第二畫左右各兩分之上半畫陽下半畫陰凡

二陽二陰相間第三畫左右各四分之四陽四陰相間
共成八畫此八卦也第四畫左右各八分之八陰八陽
相間共成十六畫第五畫左右各十六分之十六陽十
六陰相間共成三十二畫第六畫左右各三十二分之
三十二陽三十二陰相間共成六十四畫此六十四卦
也重卦既成按而數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八相次
其序天成不可亂也自初畫言之謂之復姤生六十四
卦可也自成體言之亦八卦生六十四卦爾然與京氏
不同者京氏以爻相變先天圖以卦相重此其異也

先天圖畫法

先天圓圖第一畫陽左而陰右第二畫至第六畫陽上而陰下一言以蔽之曰有一必有兩而已一者太極也兩者陰陽也太極固有陰陽陰陽各爲太極陰亦有陰陽焉陽亦有陰陽焉陰陽之初相對而生故陽左而陰右陰陽既立相乘而變故陽上而陰下一必有兩故初畫爲二是爲兩儀二各有兩故再畫爲四是爲四象四各有兩故三畫爲八是爲八卦此卦之小成也八各有兩故四畫爲十六十六各有兩故五畫爲三十二三十

二各有兩故六畫爲六十四此卦之大成也

先天後天卦位

邵先生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謂伏羲先天之卦

震兌

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謂文王後天之卦

張行成曰先天造化

之初也伏羲八卦天位也兼天上地下言之

天山水風澤火雷地

後天生物之後也文王八卦地位也獨據地上言之

離坤

兌乾坎

所以坎離震兌當二分二至之中安世按先天

卦位三陽在上三陰在下震巽以下爻變故次下艮兌

以上爻變故次上坎離以中爻變故次中此天地定位

易曰象言 卷二 三 繆晉校

陰陽始交而生六子之序也伏羲作卦之初以三畫相
交而成其序固當如此此所謂易之本造物之初也說
卦三索蓋明此也邵氏先天圖卽此理也後天卦位有
地之後正南午位離火王焉正北子位坎水王焉震木
王于卯故震居東兌金王于酉故兌居西土王中央故
坤位金火之間艮位水木之間皆陰陽之中且寅申相
對也兌爲陰金乾爲陽金故乾次兌而居西北震爲陽
木巽爲陰木故巽次震而居東南皆以五行生王爲序
此所謂易之用生物之後也說卦帝出乎震一章蓋明

此也濂溪太極水火木金土卽此理也

文王八卦之位

天一陽降于地自坎而艮自艮而震萬物盈焉地一陰
升于天自巽而離自離而兌萬物虛焉天爲物始故乾
居坎之先土位中央故坤艮居離兌坎震之中暑將爲
寒坤居其間寒將爲暑艮居其間皆土中央之義也兌
爲陰金乾次之爲陽金震爲陽木巽次之爲陰木皆陰
陽之交猶接前氣也

項氏家說卷二

項氏家說卷三

宋 項 安 世 撰

說經篇三

孔氏古文尚書二十五篇

按孔氏所多者虞書則大禹謨一篇夏書則五子之歌
胤征二篇商書則仲虺湯誥伊訓三太甲咸有一德三
說命凡十篇周書則三泰誓武成旅獒微子蔡仲周官
君陳畢命君牙囧命凡十二篇此二十五篇皆孔氏自
以隸書古篆訓釋科斗之文乃皆明白瀏亮略無疑闕

而其餘與今文同者三十三篇以孔氏之字書參伏生之親授當更明白乃反多聲牙不可誦說又伏生耄矣于難誦者一字不遺而明白易曉者乃皆忘之此亦事理之不可曉者意者古語古字本自難通孔氏訓時頗有改定之功如今之譯經潤文者爾不然何其無一讀之聲牙一簡之摩滅乃反平易于老生親傳之書耶

孔安國傳

先儒注釋其有補于經者甚多凡行于世者皆不苟也孔安國之于尚書至爲有功如注湯欲遷夏社不可衆

人不過謂屈于疑至臣扈之諫耳安國則曰以棄代稷
無可代社者故仍用句龍氏然後知社稷之制至今沿
之者爲有由也酒誥曰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衆人
止言待新民寬故勿殺待舊民嚴故盡殺之安國則曰
予當擇其罪之大而殺之然後周公之訓爲可傳也其
他如此類者甚多經學旣廢人習新說古注皆不知讀
先儒之苦心不明于今者何可勝數如趙岐注孟子至
大至剛以直必有事焉而勿正皆以爲伊川先生新讀
如此而不知其爲趙氏之本注也俗學之陋至此亦可

憫哉

平在朔易

朔者終而復始易者窮而復通北方終窮之地故以朔
易名之示天道無終窮之理也

鯨哉

凡人之名稱有複字者不助辭如胤子朱共工驩兜虞
舜伯禹是也單稱一字者加哉字鯨哉益哉垂哉是也
他書單名以也字副之回也賜也之類

姓氏

古者姓與氏爲二後世姓與氏爲一姓者諸眷之所同
氏者一房之所獨姓以別同異氏以定親疏皆不可無
也如媯姓之生衆矣凡居於媯汭者不知其幾族皆同
姓也而于諸媯之中有虞氏焉則舜之家所獨稱也故
書載堯之嫁女曰釐降二女子媯汭嬪于虞言媯以著
姓明自祁適媯所以正婚姻之禮也言虞以別氏明所
歸之族所以詳室家之辨也古人于此謹矣後世直以
氏爲姓一家百族同用一氏親疏遠近更無分別則與
古之用姓同矣故史臣書之皆曰姓某氏見姓之與氏

自是爲一不可復知也

禮記大傳謂婚禮至周始繫之以姓而百世不通非也此蓋惑于後世五帝三王同出一祖之說不可用以爲據昔者聖人之立姓也專以爲婚姻之辨字皆從女惟女子稱姓以別之是則有姓之初便有婚姻不通之法矣此法必起于黃帝故凡天下之姓皆自以爲黃帝吾祖也其實人之有姓自黃帝始爾蓋是時始置二十五姓以別臣宗而後世遂以爲此帝之二十五子云

姓氏之法至漢猶有存者夏侯嬰爲滕公子孫遂爲滕

氏又有與公孫主爲婚者遂爲孫氏田千秋好乘小車
子孫遂爲車氏史記諸臣傳稱滕公萬石君太倉公魏
其武安皆不著姓卽此古人以官爲氏之意蓋用此以
自別于同姓之諸侯然自是遂忘其本姓則史職不修
之過也古者太史氏掌莫世系辨昭穆凡立氏者必告
于太史氏春秋之末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此其驗
也後世史職旣廢宗法又亡而欲田里之氓自記其世
系難矣此其故皆由封建世祿井田之法壞諸侯卿大
夫之後降爲甿隸士庶人之族散而之四方故宗法不

可得而立史職不可得而紀以至于大廢而盡亡也

三苗族系

左氏春秋傳昭公九年周人以姜戎咎晉言曰先王居
檇杻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而惠公實誘以來
杜預謂允姓卽姜戎之別瓜州三危之地按此則姜戎
者三苗之後也襄公十四年晉人責姜戎亦言爲惠公
自瓜徙洛戎子對曰我姜戎四岳之裔也按姜姓實出
太岳則三苗氏又四岳之後文公十八年史克列叙四
凶謂三苗爲緡雲氏不才子按緡雲氏實黃帝時官名

則四岳又緡雲氏之後也隱公十一年鄭莊公謂許爲
太岳之胤杜注言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按神農氏
姜姓則緡雲氏又神農之後也蓋神農氏沒子孫仕于
黃帝爲緡雲氏仕于堯爲四岳而四岳之子孫受封于
南方者爲三苗三苗之子孫長于西方者爲姜戎云齊
滅紀晉滅姜戎楚滅申及許陳氏滅齊則四岳之子孫
固皆亡于春秋之時矣然西魏時宕昌羌梁企定猶是
三苗之後其所憑藉實遠大云

舜之九功卽禹之八政也府以積貯言之于五行之外
增穀爲六者當時水土之政主爲穀也政以施行言之
金木土各以其類增而爲八者天下已平爲萬世法則
賓祀教刑森然竝舉皆不可略也九功則用五行以治
穀用穀以治三事自粗而至精也八政則五行各致其
用精粗竝舉而三事在其中矣賓祀教兵刑皆以正德
司空以利用食貨以厚生也臯陶之九德卽禹之三德
也寬柔愿皆柔克也簡剛彊皆剛克也亂擾直皆正直
也亂訓治擾訓馴治且馴則無事矣禹衍而爲五以明

己之治臯陶析而爲九以察人之德故其目爲愈詳也
要之五行之理聖賢皆體而用之至禹而後極上極下
而備衍之以成一家之言耳

帝德罔愆

安世嘗謂惟臯陶最善稱舜者夫舜之德至難名也臯
陶特立罔愆二字以爲總目謂其凡事竝無過失則舜
之終身本末皆備于此矣然嘗疑之今之言舉事無失
者必以爲精明之極而臯陶言舜之無失乃以簡寬得
之則已與常說大異矣至指陳其簡寬之實迹則曰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又近于贖
贖者夫治天下者必使賞當功罰當罪不殺無辜不失
有罪則可謂無失矣而舜之于功罪不能使賞罰之必
當而但能使疑者之蒙私不能使罪人之必得而但能
使無辜之不見殺皐陶以此爲舜之無所過失之驗是
則其所爲無失者特不失其仁厚之本心而已故其末
繼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此則其
罔愆之主意也世之治亂皆係于人主之聰與否古今
之言聰明者未有過于舜者而舜之爲治乃不能自保

其無疑與失也其可保者獨吾之好生之心不疑不失而已後之人自視聰明孰與舜多而必欲其賞罰之必行功罪之必得是欲以己之所爲求勝于舜也舜必不可勝則其所刑殺過差多矣此申商之所以得罪于萬世也不然則信賞必罰天下至明之政也而何亡人之國若是之亟哉孔子以用中于民爲舜之大知其意深矣

九江孔殷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云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然

功臣家語
卷三
則當是時九江已不可攷矣

沱潛

荆梁二州江漢所經皆有沱潛二水爾雅謂水自江出
爲沱自漢出爲潛蓋經師所傳如此其辭簡古故至今
莫知二水之處按四瀆濟最微無可言者河最大而出
于西域至中國而成河故別流之來合者皆不可見獨
江漢二水近出梁州夾蜀山而行江在山之南漢在山
之北自梁至荆山行凡數千里凡山南溪谷之水皆至
江而出山北溪谷之水皆至漢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

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蓋當時之方言猶今溪谷云爾後之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其爲沱潛所出之路也禹貢言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別猶言他也蓋江之發源在岷山極西處自江源而東凡別水之來會者皆爲此江之沱不得自爲一水也今蜀江沿岸溪水合處猶有鑑沱句流沱月明沱歸鄉沱之名尚可推見當時命名之意云

用人惟己

班叔皮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此可作用

人惟已解注

盤庚

商盤周誥古今以爲聳牙而當時用之以告民庶何哉
曰此其所以爲聳牙也告民庶之辭與作文章不同告
民庶者必俯而就之或用時語或用方言或用官府吏
文或辨釋當時事因所以在當時衆庶爲易曉在異代
異俗爲難通也如今郡縣曉諭文牒自有土俗常用之
語與其所常有之事他鄉之人多不盡曉況後世乎

說命序

傅說起于徒役之中而居父兄百官之上此雖高宗之
盛舉亦古者置相之常道也故聖人序書不言作相之
事蓋以古天子諸侯之立國皆有父兄大臣以爲社稷
之重鎮常與其君共求賢哲而付之以政所謂當國行
政者非必父兄大臣也故曰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
慎歟此言爲當國行政者設也堯舜之時四岳爲大臣
而舜禹行政湯之時仲虺爲大臣而伊尹往來行政于
其間成王之時太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而周公行政
其後周公畢公皆以太師出守東都而召公以太保行

政其序位皆在周畢之上而官秩仍在其下不以爲疑也齊以高子國子爲上卿而管仲爲政鄭以子皮爲上卿而子產爲政魯以季氏爲上卿而孔子爲政非若後世苟用一人必須移動大臣排絀故老而後可爲也夫是以君之用之也易而臣之居之也安大臣亦相與出力而推獎之無有相傾相軋之事雖其人皆有推遜之誠亦其理勢之可以相安也六國之時所以迭用他國之臣爲相亦其去古之近于國之舊臣利害無所相及也至國朝承唐官制罷相者皆歸本班猶有古意自官

制一新凡執國政者一去其位則不復得侍于闕廷必俟彼出而後此入此爭端之所以不息也

西伯戡黎序

先儒謂西伯戡黎故殷始咎周此非書意也按書中但言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爾至孔子作序乃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以文勢攷之咎周乃在乘黎之先蓋文王之世殷未嘗咎周也至武王之末年殷始咎周疑間生而責讓至度其事勢必有侵伐之謀武王于是戡黎國以據壺關之險東

向臨之牧野之事蓋決于此時矣故孔子改載爲乘高以臨紂以見兵勢之成又推其釁隙起于殷人之咎周以見兵端之發聖人于殷周之際多言書外之事皆明著本末以示後來蓋書有不必存者而事則不可不存也史記膠鬲問武王之師曰西伯曷爲而來此武王稱西伯之驗也

西土有衆

武王渡河雖曰羣后畢會及聆其誓語專以西土邦君爲言則孟津之會皆西土之諸侯也蓋紂都河北正天

下之勁兵之處用南方之人未必勝之故武王之所用
皆關隴蜀漢之士先以河東之兵塞壺關之險以爲疑
兵而武王自以西土之衆自關向洛整陣徐行以爲正
兵自孟津北向攻之故曰同力度德武王之慮精矣

惟九年大統未集

說者以此爲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
世家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卽位九年乃觀兵于盟津明
此卽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
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卽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

爲十一年但數卽政之年則九年耳自魯成公以來始
有踰年卽位之事春秋書之譏不終喪也惟親政九年
大統未集故武王未得盡承文王由舊之志今旣集矣
其承厥志乃反商政政由舊所以承之也

武成脫簡

王介甫以此篇爲脫簡當以自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
子其承厥志移在天下大定之下此說良是必如此然
後文理可讀月日亦順又見武王所承之志上謂文王
欲由商之舊政而未得今予小子不可不承故次以乃

反商政政由舊此卽承志之事也若如本文則是文王志在底商之罪而武王承之也豈不上誣先志哉

周王發

先儒謂周王乃史官追書之辭方告名山大川時武王未稱王也且以文王尙稱文考爲證此說非也若商命未絕則武王不當起兵旣已起兵則周之稱王必矣決無以商之臣子號令羣后上伐天王之理也文王之稱文考乃是歸周祀廟告成之後始行追王之禮方起兵時尙未暇也

癸亥陳于商郊

紂之爲人與桀不同桀不過昏庸暴虐如秦二世漢桓靈而已紂好勇而善疑有伸鉤索鐵之力而專養亡命逋逃之人以爲親兵百戰百克天下畏之其失在于恃兵狂酗殺人爲嬉不恤國事此正如前趙之劉曜北齊之高歡未可以脆敵待也故武王伐紂其規模與湯不同武王先取壺關以塞紂西向之路然後自洛陽渡河攻之初以戊子日離宗周整衆徐行日三十里自周至洛九百里凡一月而後至人力不勞兵勢不急紂固恃

兵之強與大河之固安坐而未出也既戊午涉河一日而誓師明日復誓遂行自孟津至朝歌四百餘里凡五日而至癸亥之夕徑陳于國門之外甲子之朝紂狼狽出師人心震駭皆望塵而奔周人自後攻之盡勦其多罪逋逃之衆血流漂杵舊惡無餘于是善良奠枕而天下定矣唐太宗討薛仁果六日不戰一戰而散其精卒遂平隴右本朝狄武襄公自離京師行止竝有定法晷刻不差及至崑崙關卷甲夜度遂一戰而定廣南其制勝之方大略相類聖賢舉事以理固無後世之利心

而處事以義亦無腐儒之癡法也

五紀

歲以紀一歲之事月以紀一月之事日以紀一日之事
星辰謂二十八星十二辰以紀九州之分土萬民之好
惡歷數如太初三統以紀帝王之運世天度之從違王
省惟歲章當在此下

皇極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君之導其
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此言民之從其君

也此六句皇極一章之總目也自此以下分爲兩大致
以演說此兩節之事自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以下至汝
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皆演說君之導民也自無偏無
陂遵王之義以下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演說民之
從君也又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言人君
配天立極以結上一節之意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
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言庶民從君如天以結下之一
節也又曰天子作民父母言上之教養之心如此其切
也以爲天下王言下之歸往之心如此其一也此三節

皆反覆推明君民之義言愈近而意愈切也惟辟作福
恐當在此章下

五紀皇極

此二章皆有脫簡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當在五紀
章之內與庶徵章全無干涉也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
當在皇極章之末其文與爲天下王相接其意與惟皇
作極相類且所言福威皆皇極章內之事與三德殊不
相關也

三德

剛克柔克自是二德之名剛多于柔者爲剛克柔多于
剛者爲柔克非謂以剛柔勝人也以政言之强者禦之
以剛弱者撫之以柔此于五行屬太剛太柔也以教言
之高者抑之使柔卑者振之使剛此于五行屬少剛少
柔也正直則中德也雖曰三德而五在其中禮家以一
爲三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其理皆出于此蓋一本不動
而二自爲四四自爲八故謂之九易之八卦書之九疇
其義一也

曰貞曰悔

人但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不知其何說也王介甫謂
靜爲貞動爲悔亦臆之而已此占家之事惟京氏易謂
發爲貞靜爲悔則合于筮法蓋占家以內卦爲用事謂
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爲直事謂禍福之決也來意方發
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卦旣成禍福始定故有悔焉蓋
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爲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
字爲決也姚小彭氏作易內外傳以吉凶悔吝爲元亨
利貞之反其言亦有理初聞者必訝其異然不可不思
也

竊意夏商筮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爲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

五福六極

福極皆人君之事攸好德者黎民敏德也惡者賊民興也康寧者內外無患也憂者國家多難也疾者癘疫流行也弱者寢以衰微也凶者考終命之反短折者壽之反在福爲二在極爲一也貧與弱者富之反疾與憂者康寧之反在福爲一在極爲二也惡與好德一福一極也

金滕

金滕之事本無可疑而說者多疑之蓋謂死無可代之
理殊不知此特後世之人自不能行而行之者又不出
于誠是以不能動天爾桑林之禱六事自責是湯以身
代百姓也雲漢之詩寧俾我遜是宣王以身代百姓也
而上天皆爲之變動孔融以弟代兄之死吉玃以子代
父之死而時君皆爲之矜惻其他如王尊之塞決戴封
之積薪自古匹夫以必至之誠上動天意者何可勝數
況武王之興天所眷佑周公之聖天所賦與因天感天

其有不動者乎二公本欲用常禮穆卜周公乃欲以身
自卜故不敢以告二公又古者宗廟皆在宮中武王有
疾周公以上相攝事獨命祝史與廟中之人爲壇墀祝
冊而公卿大夫皆不之知如後世人主宮中默禱而外
庭不知者多矣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
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
年則罪人斯得孔氏謂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
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于天下哉鄭氏謂

辟讀爲避居東則避之也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爲是
蓋周室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間而作成王疑于上國
人疑于下周公苟不避之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以
見先王于地下矣周公之與二公蓋一體也故密與二
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
寧輯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從生矣
故周公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內論亦明向者倡爲流
言謀作禍亂之人遂得主名內外之人始知其爲管叔
之罪也衆論旣明于下則漸可以開曉成王之惑周公

于是作鴟鴞之詩極道國家之艱難心迹之勞悴自愬于王以冀王之察己也王雖未能洞然遂信周公之忠然亦未敢決然遂以周公爲非者蓋由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皆已明白無有一言以助成王之疑者故成王之心雖欲非之亦無所據而發也蓋是時也舉國之人疑周公者獨成王一人爾人力旣盡則天道從而開之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拔邦人大恐成王與羣臣弁服以適祖廟啓龜筮之櫃以占家國之災此蓋古者遇災之常禮也旣得金縢之書二公知天道之

在是矣于是導王以問諸史與百執事之人羣臣久鬱
承問而興皆翕然曰信以證其事悵然曰噫以明其冤
見公本不言而天自發之天理人情憤悱相會于聲嗟
氣歎之間而成王之心已豁然而大悟矣于是周家復
興天下大定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豈非天人之助也歟
夫以當時事體危疑如此成王之意艱重而難回二公
之辭裴回而未發百執事之心堙鬱而不吐使周公憫
然不避授兵以出討謗己者執而戮之此霍光之所不
敢爲也而謂周公爲之乎蓋周公旣歸始相成王大誥

多方出兵以誅三監云

周公之事再明周家之業再安皆二公之力也故公之
出也則告二公而後出明二公之同議也其問諸史與
百執事也則書二公及王明非王之及二公也其築大
木也則又出于二公之命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苟
可以明天理之驗而信周公之功者無所不用其至二
公之心可謂貫日月而通神明矣茲其所以爲二公也

歟

康誥酒誥

周公命康叔治商曰往敷求殷先哲王曰丕遠惟商考
成人曰師師茲殷罰有倫曰罰蔽殷彝曰劓茲殷獻臣
蓋治者必順其俗因其宜用其仁賢而復其善政然後
其俗安其民服大凡治新造之國撫新附之民未有不
由此而得其歡心者也周公之慮深矣

惟民其勅懋和

勅古來字也勅懋謂勞來勉懋二字蓋同一意尚書勅
字今皆讀爲敕蓋因俗音之誤若據本文止當以來字
讀之不然則皆改爲敕乃可勅天之命與勅我五典若

作勤力說于義亦通不煩改說也

無或刑人殺人

無或二字即戒康叔先儒謂無使權出或人非也此章大意謂刑殺劓則皆出于公法非汝封之所得私無或輒用其私以刑殺劓刑人也

酒誥

或云康叔以衛侯爲王司寇故首篇專諭刑罰是也然不知酒誥一篇亦是爲司寇言之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司醜氏掌禁以屬遊飲于市者皆司寇之屬官也

惟天降命

麴蘖之可爲酒酒之可奉賓祭養老勞勸皆天也酒之流可以敗德牛禍亦天也故周公于此二者皆以天言之祀茲酒則謂之天降命敗亂喪德則謂之天降威人惟從其命勿犯其威則可謂善事天矣知此然後可以知天

周公曰拜手稽首

荀子大略篇曰平衡曰拜

磬折頭與腰平如衡

下衡曰稽首至地

曰稽顙大夫之臣拜不稽首以是推之則今之折腰揖

卽古之拜也今之低頭揖卽古之稽首也今之拜伏其
頭至地乃類古之稽顙耳然今之拜自是古之跪僂伏
三事殊與古拜不類今之揖其形用古之拜其聲用古
之喏

日者切

亦是兩事皆與古揖不類也

古揖舉手而無聲

君奭

予嘗讀君奭顧命之書而深悲之然後知出而任人之
事者誠天下之危機而聖賢之甚不得已也召公親見
金縢之事其艱難憂畏如此幸而洛邑旣成成王卽政
二公優游退居田里以息平生之勞此其宜矣而周公

方自洛誥之後再爲成王之所挽使之留鎮成周以撫
東方之諸侯周公復挽召公使之留鎮宗周以撫西方
之諸侯一師一保左右相扶召公之意蓋慘然而不樂
也周公作君奭一書道商周之近例陳文武之大憂以
繫召公而留之召公既留而周公死成王崩于是召公
復當周公之危機矣是故導成王以作顧命以正先君
之終翊康王以見諸侯以正新君之始蓋傳位于憑几
之時而受位于成服之日設兵戈以衛喪主陳玉幣以
賓天王彼四海九州知有康王雖百管叔不可得而間

也嗚呼悲哉亦可謂艱大之舉矣此與孫權止泣而令
三軍順宗麻鞋以見諸將雖時之隆汙不同而鎮遏危
疑之意亦不相遠其所異者暫假遏服于一時之頃以
正大位而繫人心終反喪服于三年之久以就亮陰而
終子道此則後世之所不能行爲可恨耳按漢之嗣君
皆以太子受位于柩前而卽皇帝位于葬後蓋猶以葬
訖釋服準古之祥除自漢而後則併葬後卽位之禮而
盡去之矣

制申勸寧王之德

項氏家言 卷三 三谷際岐校
鄭氏禮記注曰周申觀文王之德古文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安世按今博士卽漢之今文尙書伏生所傳也古文卽孔安國所傳今尙書是也鄭氏訓割爲蓋于古讀爲通古字多假借如此類甚多如曷爲害胡爲瑕安爲焉何亦爲曷爲瑕今人曲爲割之申之勸之之說皆不若鄭氏之簡明也

六月庚午朏

書之紀日者必以歷數先之如朔朏生明死魄之類因

以寓歷法焉然四代之書惟周爲然亦足以見周文之備也又每書必異辭如朏者月之微明卽月三日也曰朏足矣又謂之哉生明生明足矣又謂之旁死魄與死魄之日相鄰卽生明也蓋一事而三變其文周之俗尙文如此亦史家以文勝質之驗也

格其非心

書言格其非心孟子訓之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觀此則格者非拒而止也若拒而止之則是適其人問其政日與之格鬪非大人

之事也六經中格字皆取至到之義有恥且格七旬有
苗格格其非心謂化服之至也祖考來格格于皇天格
于上帝感通之至也格于藝祖亦謂歸至其處物格而
後知至先儒以爲窮至其理義亦同此

項氏家說卷三

項氏家說卷四

宋 項 安 世 撰

說經篇四

泳思方思

漢言泳江言方者漢水淺狹可泳而踰江水深闊必方舟而後能濟各因其實以起興也

詩中思字

思語辭也川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

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欲以爲思慮之思則過矣
且親從魯侯戾止在泮而詠之矣何謂思耶於釋思敷
時釋思皆當以爲語辭釋者不絕之義釋思猶釋如也

素絲五緘

說文黻羔裘之縫也詩曰羔羊之黻以黑爲縫也許氏
自言其所引皆毛氏詩則今作緘字者非毛義也

何彼禮矣

說文衣部禮字注云衣厚貌引詩曰何彼禮矣則禮字

當從衣也

案石經及陸德明釋文並從衣
此蓋因宋時刊版從禾故辨之

有洗有潰

注以洗爲武但取武夫洗洗之意而于字義未有攷也
按說文洗字水涌光也引詩此句爲證徐鍇注曰言其
勇如水之涌也得此然後武之義始明

毛氏曰潰怒也是用不潰于成草不潰茂毛氏曰潰遂
也潰潰回邁無不潰止毛氏曰潰亂也三說雖不同其
實皆暴盛之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
者爲潰怒遂之盛者爲潰遂亂之盛者爲潰亂皆一理
也

兩髦

先儒但云象幼時髻皆莫能名其物據說文髦作髡注云髮至眉也則是以髦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漢所謂髻當卽如此唐六典通天冠云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卽此制也

是繼衿也

說文衣部褻字云私服也詩曰是褻衿也衿字徐鍇注曰衿煩溲也近身之衣按此則二字皆主裏衣言之又

展字注云冬則衣展衣夏則裹以縞絺其意正解此詩亦明當以褻溲爲義也

言采其蔘

說文蔘貝母治目眩項直不得反顧故許穆夫人思歸不得作詩曰言采其蔘

戊申

按幽王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周弑幽王晉文鄭武迎宜咎于申而立之自天理觀之則申侯爲平王不共戴天之仇自平王觀之則申侯乃其賈充

成濟也其戍之宜矣

無我醜兮

毛注醜棄也疏求其說而不得遂曰醜與醜同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安世按說文斲棄也引詩無我斲兮則不假醜義矣

詩中故好二字

故謂故舊也好謂契好也詩人喜用此二字鄭風遵大路兮不戔故也不戔好也唐風羔裘維子之故維子之好

溱與洧

山海經北山篇曰繡山其草多勺藥洧水出焉

歌以訊之

龍龕手鑑作歌以諄止正與上文有鴉萃止相叶古文之止字字形相近

薈兮蔚兮

說文媿女黑色也詩媿兮蔚兮按此義與下文季女相當

幽七月

七月首章總言衣食之事二章三章四章皆言衣事二
言帛三言布四言褐五章言寒備亦結首章罽發栗烈
之意六章七章八章皆言食事六言蔬茹七言穀粟八
言祭饗也又前四章皆以下愛其上終之田畷至喜始
及公子同歸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是也後四章皆以上
勞其下終之嗟我婦子食我農夫嗟我農夫躋彼公堂
是也此可見當時上下之情矣又每章必兼二事首章
衣兼食二章蠶兼婚三章桑兼麻四章取裘兼講武五
章前歲兼後歲六章老兼壯七章田兼廬八章藏冰兼

勞農也

八月剥棗

夏小正曰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剝棗剝者取也栗零零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出車采芑

出車之遣南仲爲玁狁也而其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采芑之遣方叔爲蠻荆也而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命將者必道其前功所以壯軍威而必後效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此續上章之意也聞檀車之憚憚見四牡之瘡瘡謂征夫之不遠矣及卽而視之則車匪吾征夫之載也馬匪吾征夫之來也思之切而聽之誤也此最人之所甚悲而不能堪者以是勞之足以盡居者之情矣

何人斯五章六章

何人斯曰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此言讒人之情狀也爾之平時輕躁有素雖在徐行常不暇息況以急行必不暇脂爾轂也一昨之來何乃遲遲如是然則徘徊窺伺將造讒以害

我者必此時也下文又終言之汝行之遲固已可怪而及其還也又不過我則一昨之來宜我心之病汝也盱者張曰四顧故作遲遲之狀也易曰盱豫悔遲有悔豫有怠意其用盱字亦與此同

鴛鴦首章次章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毛氏注曰交于萬物有道取之時于其飛乃畢之羅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氏箋曰鴛鴦休息于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無恐懼也

葷茶如飴

說文董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徐鍇注引爾雅齧
董郭注云今董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詩所謂
董茶如飴則此菜之味

昆夷駮矣

說文咽字注詩云犬夷咽矣東夷謂息爲咽按許氏自
敘云詩引毛氏則非齊魯韓三家之說也今乃作昆夷
駮矣蓋昆或作混混之與犬駮之與咽皆聲近而傳之
訛也

下武

古語皆以下爲後呂刑曰邊絕苗民無世在下言其後
無子孫也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天相民作配在下言
其子孫世享于後也然則下武謂其後鍾武相接云爾
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正與配
享在下辭意相類意者其周人之方言歟

小子

抑之詩衛武公使人日誦以教己者也武公旣耄矣而
使人呼之爲小子者古語之常也今西北人凡與人言
皆呼曰小子周書君臣之間亦通以小子爲辭如已汝

惟小子之類嘗見祕書郎楊方云周書多用已字發辭此亦關中之俗每欲發言輒先曰住古之已今之住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誦抑詩其詩自言亦聿旣耄知爲耄年所作旣耄而猶再三曰小子其謙抑至矣淇澳賓筵抑皆武公之詩淇澳作于盛年言學問賓筵抑皆戒飲而抑乃旣耄之作其慎言慎獨論語中庸取焉

般

般之詩因祀山川而興周家福祿之盛也如高山之起

如隴山之延如喬嶽之深厚而廣大也民信其道如翕
河之會合而衆盛也敷天之下哀時之對卽以對于天
下也言人心之合也時周之命卽以篤周祜也言天命
之固也人心之合又可以見翕河之象天命之固又可
以見山嶽之象時邁與般皆祀山川之詩時邁賦周家
之功德則用之于神者也般興周家之福祿則尸以答
君者也

多辟

蕩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般武曰天命多辟設都于

禹之績說詩者以蕩爲王政之辟以殷武爲衆國之君
似非本義僻音僻背違也天命多辟猶天命靡謚皆古
之常語也蕩詩言天有禍疾威怒之可畏其命多背而
難信故下文又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謚也殷武上章旣
言曰商是常以美其祖宗之功德次章復言天命之多
背今商之子孫雖都于禹之土地亦不敢以常保故以
歲事來享于先君而冀神祐之以免于禍適則長得奉
其稼穡以爲粢盛而不敢解也歲事卽祝詞之祗薦歲
事也稼穡匪解卽魯頌之春秋匪解也下文天命有嚴

不敢怠違意亦同此板詩言民之多辟亦言民之向背
無常人君不可自以私意作法當以天道牖之則如壘
箎之應如圭璋之信如攜取之易而不假于附益也左
氏洩冶之說斷章取義與此不同

詩中借辭引起

作詩者多用舊題而自述己意如樂府家飲馬長城窟
日出東南隅之類非真有取于馬與日也特取其章句
音節而爲詩耳楊柳枝曲每句皆足以柳枝竹枝詞每
句皆和以竹枝初不于柳與竹取興也王國風以揚之

水不流束薪賦戍申之勞鄭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兄弟之鮮作者本用此二句以爲逐章之引而說詩者乃欲卽二句之文以釋戍役之情見兄弟之義不亦陋乎大抵說文者皆經生作詩者乃詞人彼初未嘗作詩故多不能得作者之意也

詩有抑彼揚此之體

詩有抑彼以揚此者文藝當然非真以彼爲不足道也常棣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非真以朋友不足親也以爲不若兄弟之尤親耳氓曰士之

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非真以士爲可以
耽溺也以爲不若女之尤不可耳十月之交曰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非真以月食爲不足
憂也以爲不若日食之尤可憂耳故曰以意逆志是爲
得之

魯詩

按列女傳芣苢蔡人之妻作也宋女嫁蔡夫有惡疾而
不去也行露申人之女作也女嫁于鄆夫禮不備持義
不往也邶柏舟衛宣公夫人作也齊女嫁衛及城而衛

項氏家語 卷四 一王元照校
君死衛君之弟請同庖而不聽也式微黎莊公之夫人
作也夫人既嫁而公不納傅母勸之去而夫人拒之也
碩人莊姜傅母作也莊姜操行哀惰而母救之也大車
息夫人作也楚納息夫人以息君守門二人相約俱死
也劉向父祖世受魯詩故其作列女傳所載如此去古
既遠獨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齊魯二家
不獲可識因此亦略見魯學之一二故備錄之以顯今
毛氏序非必皆古之國史本文矣

詩音

吳氏詩補音學者多疑之但據陸氏釋文謂古人韻廣遂不究吳氏之說然釋文中稱協韻處亦不爲少則雖陸氏固不敢自信其韻廣之說也且雜用衆韻謂之韻廣可也今止用一韻但與今韻不同安得便以爲廣凡詩中東字皆協蒸字韻南字皆協侵字韻下字馬字皆協補字韻母字有字皆協止字韻英字明字皆協唐字韻華字皆協模字韻爲字皆協戈字韻服字皆協德字韻大字皆協真字韻其所通韻皆有定音非泛然雜用而無別者于此可見古人呼字其聲之高下與今不同

又有一字而兩呼者古人本皆兼用之後世小學字既
皆定爲一聲則古之聲韻遂失其傳而天下之言字者
于是不復知有本聲矣雖然求之方俗之故言參之制
字之初聲尚可攷也如烏謂之鴉姑謂之家潭之字爲
沈庵之字爲陰明都之明爲望不羹之羹爲郎甄官之
後音真陳常之後爲田蕪之爲葡馮之爲憑凡此皆方
俗之故言也而攷之于詩而合焉滂洧從有而音偉宄
軌從九而音鬼婪恹皆從林聲而讀如藍鱣鐔皆從覃
聲而讀如尋英之聲從央盲之聲從亡顛填之聲從真

福輻之聲從畐爲孤放者瓜聲爲波頗者皮聲凡此皆制字之初聲也而攷之于詩而又合焉夫字之本聲不出于方俗之言則出于制字者之說舍是二者無所得聲矣今參之二者以讀聖經旣無不合矣而世之儒生獨以今禮部韻略不許通用而遂以爲詩人用韻皆泛濫無準而不信其爲自然之本聲也不亦陋乎

詩句押韻疎密

詩有一句一韻者薄汗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
父母是也兩句一韻者常體皆然有三句一韻者亦旣

見止亦既觀止我心則降是也有四句一韻者印盛于
三王元照校

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

庶無罪悔以迄于今以歆與今為韻是也此章又于韻

中用韻本是歆與今為韻而上四句中登于升下四句

中祀于悔音毀又自為韻也有隔韻用韻者我心匪石不

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本是轉與卷為韻案此下有脫文

當云而石于席又自為韻也用韻者案此三字上亦有脫文新臺有

泚河水瀾瀾與次章有洒浼浼同韻燕婉之求籛條不

鮮與次章不殄同韻也

詩押韻變例

詩有上聯不押韻而下聯連用兩韻者如我徂東山
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
其麻市也婆娑是也詩有第二句不押韻而以首句押
韻與次聯相應者如決拾旣攸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助
我舉柴柴與攸相應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
崇牙樹羽羽與瞽相應也詩有每章引聯皆不用韻如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三章皆用此兩句而不用韻賓之
初筵左右秩秩賓之初筵温温其恭賓旣醉止載號載

嘏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四章章首兩句皆不用韻是也
以上三例皆屬四句一韻之例但間有一聯如此而下
不皆然故不可不論也

重押韻

詩有以一韻成一章者如執競之末章云降福簡簡威
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重押反字那之三章云既
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重押聲字皆一
章止用一韻也

詩音類例

詩韻皆用古音不可勝舉今擇衆音之聚者舉之以爲
例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此青字先
字真字三韻之聚爲一者也中谷有蕓曠其脩矣有女
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此九字蕭字
東字三韻聚而爲一者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
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此灰字尤
字之字真字皆字欣字六韻之聚而爲一者也我出我
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
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此東字灰字蒸字三韻聚而爲一

者也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此蒸字
之字尤字東字四韻聚而爲一者也旣破我斧又缺我
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此之字歌
字麻字三韻聚而爲一者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
以南以籥不僭此侵字覃字鹽字三韻聚而爲一者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此虞字尤字
豪字三韻聚而爲一者也有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先字寒字齊
字三韻聚而爲一者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則蒸與尤

聚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則虞與麻聚也憂心忡忡我心則降則東與江聚也淒其以風實獲我心則東與侵聚也不可泳思不可方思則清與陽聚也通乎此十四例則凡三百六篇之音皆可以類推矣

詩諸家異字

詩中有與諸家字異而義同者固不必錄而其間亦有可以發明此義者子之還兮韓詩還字作旋好貌也其爲相歆羨之語尤信噬肯適我韓詩噬作逝其爲發語之辭尤明棘人樂樂兮說文作鬱鬱尤足以見其癩瘡

之狀衣裳楚楚說文作黼黼尤足以見其采會之容屬
發作渾汝初寒之意愈明許許作所所木梯之聲愈辨
蹇作躡卽可以見其爲顛麗作黻卽可以見其爲數匪
鶉爲駮卽可以見其爲鵠衣褐作縵卽可以見其爲緜
趣側行也比踏字爲明郃地名也比洽字爲明圻牆高
貌比仡仡字爲明犷猛戾貌比憬彼字爲明縷白文貌
比萋兮字爲明戴大也比秩秩爲明唵呶呻吟也比殿
屎爲明滄況寒貌也比倉兄爲明反予來赫不若陸氏
釋文之嚇字緝緝翩翩不若許氏說文之聃字凡此皆

于毛氏之義有所發明故具記之

項氏家說卷四

項氏家說卷五

宋 項 安 世 撰

說經篇五

九穀

黍稷豆麻麥五穀也加稻粱菰小豆九穀也無麻并二
豆六穀也此出炙穀子按舊說則黍稷稻粱三豆二麥
爲九穀肺爲麻肝爲麥心爲黍腎爲菽脾爲粟此出西
陽雜俎按舊說則夏食菽冬食黍與此相反春麥秋麻
中央粟則同

粟名

梁黍稷皆粟類也穀之名五而粟之類居其三故凡穀之實古今皆以粟呼之禾者穀穗之總名古惟粟穗得專稱禾亦此意也按本草稷正粟也此說爲是若黍則有二種正黍似粟而大以五月熟與禮記月令及漢舊儀合今荆人專謂之黍又謂之黍稷者是也又一種尤高大稗之狀至如蘆實之狀至如薏苡荆人謂之討黍又謂之蘆稷此則本草所謂黍似蘆者然以秋熟非正黍也稷卽稊字黍本稷之大者故二黍皆兼稱稷猶楚

麥皆稱麥菽荅皆稱菽也梁似稷而肥美猶稻之有秬也
也大率三種之中黍最大故以黍冠稷梁最美故以梁
配稻又按曲禮稷曰明粢卽所謂粢食不繫昭其儉也
黍曰薊合則稍美矣梁曰薊其則併其秆美之三者之
高下于此可見然古稷最先出故爲五穀之長貴其本
也是以月令登麥登黍登稻皆著本名獨于稷謂之登
穀猶今南方稱穀惟禾稱米惟稻專之他穀皆不預也

九賦九功

鄭氏謂九功爲九職之民所貢若今之口稅九賦爲計

口所出若今之丁錢安世竊謂大宰之九賦司會之九功司書之九正閭師之八貢皆九職之賦一事而異名爾無所謂丁錢者也雖邦國之九貢亦止于其國中就王所食之地斂其民職之賦轉買用物以充常貢未有外其職而稅其身者也无職而稅者情民之罰也豈得人人而施之況有職之民亦自有無稅者故閭師所督凡民獨無臣妾之貢見蔬茹之不稅也臣妾不稅而稅良民可乎特九功兼備衆民九賦止據地爲等差二者不能相備故司會以九功爲民職之材以九賦爲田野

之財二者交相經緯其法始全爾今按載師所任卽九賦也閭師所督卽九功也且旣謂之田野之財則非以口賦明矣召公諄諄然以訓武王者毋亦珍禽奇獸非服食器用之宜而自以異物爲寶則玩好之心一萌其弊烏可勝言哉此九貢之目自祀貢嬪貢以至于旂貢物貢蓋無不適于用者後世人主汲汲于方物之貢至于鵷鵠名鷹亦遣使以求之何謂

正月正歲

正月正歲之辨魏明帝景初元年以建丑之月爲正以

三月爲孟夏四月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
同至于郊祀迎氣祔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
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
安世按此所稱正月正歲蓋用周禮鄭氏說謂正月爲
周正正歲爲夏正也其四時孟仲季月與正歲不同蓋
用春秋說以夏時冠周月也然此二說皆不可用也周
官正月自是夏正正歲卻是建子蓋周王所改以受朝
賀故謂之正歲四時十二月實未嘗改亦不可改也春
秋所書自是孔子特筆以正時王之誤明子丑二正不

可復行也今魏氏乃取孔子之所非者用之不亦悖乎

牧監參伍殷輔

劉彝中義曰牧謂一州之事總七卒者監謂天子大夫
爲三監于其國者參謂卒正總三連之國者伍謂屬長
總五國之治者殷謂衆國君輔謂列國之上卿輔其治

者安世按此皆約禮記王制爲說

劉彝祠部安定胡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其

所學有傳授而尤講于治道所著周禮五官
中義多所發明故摘其異于鄭氏者記之

天官其屬六十

劉彝中義曰小宰曰天官其屬六十皆王者所用以自

治也按自財用飲食衣服次舍嬪婦履追夏采皆自治之具謂之治典其旨深哉

六職

小宰之六職卽大宰之六典也六典之所施曰邦國曰官府曰萬民六職之所施止曰邦國曰萬民皆去官府而別以一事代之然則官府之所主卽此事乎蓋嘗攷之治職以節財用爲主能節財用則制度立嗜慾清而後格君之業愛民之政可得而施矣此出治之大本也是以冢宰之教職以懷賓客爲主修文教以懷諸侯則

兵革不試而禍亂不作然後民生殷富而禮俗可興此立教之本也是以司徒掌之禮主于事鬼神則和邦國諧萬民者皆對越之誠意而無貌隆情薄之敝矣政主于聚百物則邦國萬民服之正之之外不求快焉而無財殫力屈之禍矣刑主于除盜賊則禦寇而不爲寇無好刑之心也事主于生百物則化材而不傷財無興作之意也漢之武帝窮兵峻刑役繁事廣則政刑事之三職皆廢雖興禮樂玉帛鐘鼓而已豈有直清諧遜之實可以交神明雖立學校備弟子員而已豈有偃武息民

之意可以懷遠人當是時也公孫弘實居家宰之任專
持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之說以逢長之治本
既亡六職盡廢然後知周公之典不可違也後世爲大
臣多見先秦書此說必有所本禮記王制則漢之經生
止據孟子所聞爲說孟子固自謂不得周之典籍則其
所聞止是太史公所引之下一節上不過百里下三十
里之類而已卻無太史公上一節之說也劉彝周禮中
義曰孟子謂齊魯之封止于百里然魯頌者仲尼所編
乃與此經符合孟子當衰亂之時不見其書之詳也

傳別書契質劑

小宰之八成曰聽稱責以傳別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鄭注云傳別者大書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者出予受入之凡要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質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安世按質人之職曰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此質劑長短之驗明矣又曰掌稽市之書契鄭注云書契者取予市物之券兩書一札而刻其側則契書之制又與質劑同矣遂人曰凡治野以下劑致甿旅師曰以質劑致民

平願其興積鄭注云案其入稅者貸之則質劑乃爲民間入稅之符驗也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鄭注云故書判字爲辨辨讀爲別此蓋小宰之所謂別也又曰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注云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者爲證此蓋小宰之所謂傳也如此則傳者其人別者其書也大抵三者之制必皆相類兩券同書各執其一而大書其側中分之以爲驗此券之通法也事不同故名異耳鄭氏謂傳別質劑皆今券書特事異異名其說是矣而一以爲大書一札而中別其字一以

爲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二說自舛易故學者惑焉

八職

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法卽治象之法教象之法政象之法形象之法六官之長各掌一官之法以治其大要也正卽六官之長如大宰大司徒是也貳與正同職故不言貳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成卽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皆治事之文書也六官之中各掌其羣吏之成以治其凡最也凡與要相近而不同要者總歸于一凡者分總衆條如凡祭

祀凡賓客凡喪紀凡軍旅每事各有一凡也師卽六官之中如宰夫鄉師肆師士師是也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此項官法乃一司之專法如膳府之膳法醫府之醫法酒府之酒法司其事各掌其本司之法以治其事目也目者一事一件之名如綱之目也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常者官府之故常如今之祖例每官之中各有衆士掌檢舉祖例以點校諸司行遣文書之數或有漏落或有增添與故事不合則詰問而鉤攷之此旅下士之職也正師司旅四職先儒訓詁未明故詳釋之府史胥

徒四職自明不假重說

疾醫

疾醫三訣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此今醫家之望
與聞也兩之以九竅之變此今之問證也參之以九藏
之動此今之切脈也但古以爲三今以爲四耳

鹽人

劉彝中義曰有刮于地而得者苦鹽也與玄酒明水同
意有風其水而成者飴鹽也產于中土其味甘有熬其
波而出者散鹽也又有汲于井而爲者有積于鹵而結

者煮鹽謂鹽之陳者其色黑或化而爲水用火煉治則潔白如初

掌舍

劉彝中義曰榼桓以衛車宮車宮以衛壇墼壇墼以衛天子之會同爲帷宮于其所以待王之休息蓋四者合而爲一宮也

掌次

劉彝中義曰案牀也以爲王位安世按此牀則今之御榻也

內小臣
劉彝中義曰內小臣奄上士四人王后之尊亞王一等
而傳其命者止于四人六宮六寢之奄士寺人內豎共
不過二十人三代禮樂惟周爲備而其定制乃如此

六書

古製字之初民俗尚朴有形者用其形則謂之象形日
月之類是已無形者象其事則謂之指事上下之類是
已其後事物之衆不能盡象其形也則取其形之類者
配聲而呼之謂之諧聲如江河皆水之形而以工可爲

聲也不能盡象其事也則取其事之類者配聲而呼之

謂之轉注言同出一事轉生異名焉如毫耄皆老者之事而以毛至

為聲也又其後也合數字而為一字則謂之會意如止

戈為武人言為信之類是也借一字而為數字則謂之

假借如使令人之令為政令長短之長為長幼是也凡

制字之法盡于此矣後之作不可以有加矣後世俗書

多用諧聲轉注之法以增廣文字凡字之偏傍古所不

用者一皆增之如云之增雨為雲原之增水為源夫容

增草為芙蓉番易增邑為鄙陽則凡天下之物皆以諧

聲之法寫之矣奉共皆增手爲捧拱昏因皆增女爲婚
姻告戒之爲誥誠次且之爲越超則凡天下之事皆以
轉注之法寫之矣故古人通用之字假借之法一切盡
廢而字書充物至不可勝載矣

予嘗謂俗人書字專用諧聲轉注王介甫說字專用會
意其精粗雖異皆墮于一偏也六書雖六其實三也象
形指事皆以形爲之諧聲轉注皆以聲爲之會意假借
皆以意爲之天下之理盡于形聲意而已三者又出于
二形之中象形屬形指事屬意聲之中諧聲屬形轉注

屬意意之中會意屬形假借屬意凡有者皆形也凡無者皆意也然非聲則形與意皆無自而達則二者又同寓于一矣有聲然後有字字則聲之形聲則字之意一亦何嘗不二哉

祈珥

劉彝中義曰肆師之祈珥小子之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珥共其羊牲犬人之幾珥用駢珥字皆當爲珥之誤祈謂求福珥謂止災

變几仍几

劉彝中義曰司几筵曰吉事變几謂吉祭王在室則設几于牀席從王所在變而旋設之也凶事仍几謂不知其神祇所在凡其位處皆各設几如顧命之四仍安世按鄭氏謂變者每事各設仍者朝夕同用一几與此正相反

大合樂

劉彝中義曰大合樂之本諸儒未有達者夫陰陽日月之精氣也日月會于上則陰陽合于下以十有二合爲十有二管自陰生至于冬至凡六管之長短皆陽氣入

地之深淺而始與陰合陰合于陽上進而葭灰飛動者
皆其月之中氣也自陽生至于夏至凡六管之長短皆
陰氣入地之淺深而始與陽合陽合于陰上進而葭灰
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所取者天地之中聲所候者
陰陽之和氣而人又以天地之靈氣備其樂德于中五
常富于內則五聲和于外乃以五聲正其八音乃調八
音以興六舞假先王道德之音容薦人主中和之至德
故能致鬼神示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
也

六樂

劉彝中義曰凡樂以律爲宮則以呂爲升歌之宮以呂爲宮則以律爲升歌之宮陰陽之氣合則宮商之聲和也黃帝之雲門以黃鍾爲宮高陽高辛同之至堯咸池始以大蔟爲宮舜大磬以姑洗爲宮禹大夏以蕤賓爲宮商大濩以夷則爲宮周大武以夾鍾爲宮

六變八變九變

劉彝中義曰六變八變九變皆合先代之樂圓鍾爲宮周樂也以仲呂爲商函鍾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而

升歌以無射爲宮焉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商樂也以夷則爲宮無射爲商而升歌則以仲呂爲宮焉雲門黃帝之舞也此合三代之樂以禘天也函鍾爲宮者夏樂也升歌則以蕤賓爲宮大簇爲角者周樂也無射宮之角聲也南呂爲羽者黃帝樂也大呂宮之羽聲也升歌則以黃鍾爲宮咸池堯之舞也此合四代之樂以祭地也黃鍾爲宮者黃帝之樂大呂爲角者舜之樂大簇爲徵者商之樂應鍾爲羽者周之樂九德九韶者舜之歌舞此合四代之樂以享宗廟也六代之樂未有

不旋相爲宮而成聲者先儒妄謂祭尙柔無商聲以惑後世景佑樂有四清宮以旋相之管無射爲宮黃鍾爲商臣大君小爲逆故折半黃鍾之管以爲清宮

環拜以鍾鼓爲節

環拜者環四方而拜則明堂之位方明之壇圜丘之祀也環三方而拜則天子三朝之庭也

合陰陽之聲

大帥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其法與易之六位世應納甲之六辰及斗之所建日月之所會皆相應不差

今略疏其法如後陽聲黃鍾子與陰聲大呂丑合在納
 甲爲乾初甲子應坤四癸丑在天爲斗建子而日月會
 于星紀丑斗建丑而日月會于立梛子今陰陽家所謂
 子與丑合也陽聲大蔟寅與陰聲應鍾亥合在納甲爲
 乾二甲寅應坤五癸亥在天爲斗建寅而日月會于娵
 訾亥斗建亥而日月會于析木寅今陰陽家所謂寅與
 亥合也陽聲姑洗辰與陰聲南呂酉合在納甲爲乾三
 甲辰應坤上癸酉在天爲斗建辰案原本脫斗
建二字今補而日月
 會于大梁酉斗建酉而日月會于壽星辰案原本脫此
三字今補

今陰陽家所謂辰與酉合也陽聲蕤賓午與陰聲林鍾
未合在納甲爲乾四甲午應坤初乙未在天爲斗建午
而日月會于鶉首未斗建未而日月會于鶉火午今陰
陽家所謂午與未合也陽聲夷則申與陰聲中呂巳合
在納甲爲乾五壬申應坤二乙巳在天爲斗建申而日
月會于鶉尾巳斗建巳而日月會于實沈申今陰陽家
所謂巳與申合也陽聲無射戌與陰聲夾鍾卯合在納
甲爲乾上壬戌應坤三乙卯在天爲斗建戌而日月會
于大火卯斗建卯而日月會于降婁戌今陰陽家所謂

卯與戌合也大抵斗常左行日月常右行乾主奇月自
子左行坤主偶月自未右行則凡陰陽相合之位律呂
相生之法無不應者凡此皆理之自然者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劉彝中義曰開龜者將卜則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然
後燋之其下甲中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陰陽也橫有
五文以分十二位者象五行與辰次也去其上下不可
以爲兆可開而燋者左右各四故曰四兆

寤夢

周禮占夢之官掌占六夢其一曰寤夢解者不得其說
按孔子家語云天災地妖所以儆人君也寤夢徵怪所
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以此觀之
則不寐之時恍惚獨有所見如狐突之見其太子者古
人皆名爲寤夢也理旣到而語亦精古人之工于命物
如此

六祝六祈九祭

大祝曰六祝者祭享祀之祝辭六祈者特爲一事祭而
祈之也九祭當是宗廟皇尸祭食之法是以大祝掌之

尸坐祝始命尸祭韭菹曰命祭上佐食取黍稷及肺授尸兼祭曰衍祭衍者多也次賓羞羊燔尸祭之曰炮祭賓尸依殺序徧祭曰周祭振擣絕繚同鄭說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尸曰共祭

肅拜

鄭氏注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擡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耳鄭氏之所謂擡蓋如此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漢

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
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
男子拜則其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況古者男子之
拜但如今之人揖則婦人之拜安得謂如今人之伏此
理之必無者也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
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爲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
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
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斂手
尚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

男子尙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

大史內史

劉彝中義曰大宰以八柄詔王而內史又以察大宰之中否失其中則弗書其命也又曰大宰之建六典以行于邦國大史之建六典以傳于後世

巾車

劉彝中義曰巾車后之五路與王之五路相備錫面朱總與錫樊纓相備勒面績總與鉤樊纓相備彫面鷲總與象路相備貝面組總與革路相備組輓與木路相備

喪車五乘自王至士無等降三年之喪皆乘木車齊衰
素車大功灑車小功駝車總麻漆車服車五乘上得以
兼下則獨備五車矣貳車各從其命數孤六大夫四上
士三中士二下士一矣所建旂旂如貳車之數

師都之名

司常大閱之制曰師都建旗

注六鄉六遂大夫也

州里建旒縣鄙

建旗

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

大司馬芟舍之制曰帥以門名

注軍將也

縣鄙各以其名

注縣正鄙師至鄰長也

家以號名

注食采鄉地者

以州名

注州長至比長也

野以邑名

注公邑大夫也

安世按鄭氏注文

則司馬之所謂帥即司常之所謂師都也許氏說文亦

以師都為率都率即帥也其辨明矣至于治兵之制乃

曰軍吏載旗注諸軍帥也師都載旛注遂大夫也鄉遂載物注鄉大夫

也或載旛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野載旒注郊謂鄉遂之長縣正以下野公邑大夫也

百官載旗忽于師都之上加一軍吏而鄭氏之注始雜

亂而不能通矣安世按鄭氏謂有軍衆者畫異物今軍

吏載旗故知其為諸軍之帥無軍衆者載帛不畫今師

都載旛鄉遂載物故知其為無所將以此推之則司常

大閱之制是鄉官自為將而王官不為將之法故不別

除軍吏也司馬治兵之制是王官爲將而鄉官不爲將之法故別以軍吏載旗于師都之上移師都鄉遂以載孤卿大夫士之旛物移孤卿大夫士以載縣鄙之旗蓋兩易之也皆爲不可豫定故因一時之教各習一法其于官名非臨時設也鄭氏不察遽改司馬之師都鄉遂別爲一說礙而不通師都止當依司常說爲鄉遂之大夫鄉遂郊野止當依司常說爲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則理自明不煩改易蓋郊卽鄉也野卽遂也鄉遂以官言明不爲將所以載物郊野以民言明別將將之所以載

旄百官孤卿大夫士各將所食采地之兵所以載旗凡此皆可見鄉官皆不爲將而王官皆爲將矣

師都建旗

周禮師都建旗說文曰率都建旗然則師字本作帥字也

皆畫其象焉

劉彝中義曰皆畫其象畫亦書也書小畫大大則可以遠見曰事曰號曰名皆書于旗額旄與旌皆繫于旗上所謂注旄于干首也

五隸

劉彝中義曰積任搏執煩辱牽磅者皆其罪之所宜也
養鳥獸牧馬牛與獸言者皆其俗之所習也彼皆必死
之人既復生之又衣食之因其所以盡其用故可以
守王宮野舍以爲腹心之衛聖人于萬民各極其宜者
如此

柞氏

劉彝中義曰柞氏之攻草木選材以資木工天官所謂
飭化八材也夏至陰生則刊陽木之陰以去其所不足

者以火養其所刊則可以齊諸陽冬至陽生則剝陰木
之陽以去其所不足者以水養其所剝可使齊諸陰春
秋二分陰陽之氣均木之理亦然當以火養其陰水養
其陽則化而爲一以爲器則固也

大行人

先儒謂六服各以其歲而朝循環以行四時之禮則爲
要服者凡二十四年而後徧于朝觀宗適將何以圖事
比功陳謨協慮乎蓋卒正連帥所總之國每歲各隨其
服分爲四時之朝多寡之數大約相等六服四時各獲

朝貢遠者國多故歲多而徧近者國少故歲少而徧也

司儀

劉彝中義曰聖人雖能役使四方來朝然不敢獨當其尊故朝于國中則帥之以奉宗廟會于郊外則帥之以拜日月既拜則又設方明于壇上而祀天地四方以告其所以會皆有所尊不敢當之以己也

掌客

劉彝中義曰掌客曰掌賓客之牢禮其別有五王不巡守會諸侯而饗之一也王巡守殷國國君膳王及公卿

項氏家語 卷五 三 徐秉文校
大夫士庶子二也諸公相爲賓三也侯伯相爲賓四也
子男相爲賓五也

用龍用將

周禮玉人之事全龍瓚將先儒注釋其說不能盡通按
說文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駝四玉一石諸侯用瓚
三玉二石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然則龍字當爲駝字
將字當爲埒字矣

矛及

矛冒也刃下冒矜也長八尺曰稍馬上所用唐六典謂

之漆槍木槍制長則步兵用之又有曰幹槍羽林所執
樸頭槍金吾所制樸頭卽及也

宣櫪柯磬折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說不通予按爾雅云
壁大六寸謂之宣今半矩爲宣則矩當尺有二寸宣當
六寸也一宣有半謂之櫪則櫪當九寸也一櫪有半謂
之柯則柯當一尺三寸有半也下文有車柯長三尺與
此不同者此常柯也一柯有半謂之磬折則磬折當二
尺餘四寸之一也鄭氏謂磬折爲人折腰自帶以下長

四尺五寸非也謂折腰如磬則不可以磬折爲腰也
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以一矩爲句一矩爲
股其兩頭相直處正當一矩有半然不能言矩之長短
今以此法推之尺有二寸爲一矩則一句一股各長尺
有二寸其兩頭弦上當一尺八寸是爲一矩有半矣如
此則其磬內折處正當二尺適與此一柯有半相合是
爲象磬氏之折又明矣蓋磬股之博六寸磬句之博三
分去一爲四寸磬氏爲磬句處爲股今取磬內一面曲
折量之股長一尺二寸除四寸爲句博所侵止有八寸

合句之一尺二寸是爲二尺也

項氏家說卷五